

记承天寺夜游课文研讨

《记承天寺夜游》是苏轼在被贬于黄州的困苦境遇中写的，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（1083），当时，作者正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谪。张怀民，名梦得，清河（今河北省清河县）人。他于元丰六年贬谪到黄州，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，是一位自制力很强，性格倔强的人。这就无怪乎苏轼要引他为同调和知己了。

全文短短的八十余字，分三层，第一层叙事，第二层写景，第三层议论。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”，时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史已经四年了。诗作者见月色而“欣然起行”，充分显示出内心的喜悦，进而想到要与人分享喜悦，应该有人共同赏月，才不致辜负如此良夜。“念无与为乐者”这个“念”字，由“欣然起行”的“行”字转化而来，写出心理活动的发展过程。作者在寂寞中求伴侣，见明月而思同心；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下一句：“遂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。”“遂至”二字下得十分轻淡，好像不假思索，却包含着能一同赏月者只有这个人，非这个人不可的意思。由此可见张怀民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了。

“亦未寝”的“亦”字，写出这一对朋友情怀相似。对方的“未寝”，也正是作者意料中的事。他不必具体去写张怀民如何如何，只这一句，就足以表达出两人的同心之情了。“相与步于中庭”，可以跟“无与为乐者”一句对照起来读，前后显得有照应，有变化。

“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”这是写月光的极度传神之笔。短短三句话，没有写一个月字，却无处不是皎洁的月光。作者用“积水空明”四个字，来比喻庭院中月光的清澈透明；用“藻荇交横”四个字，来比喻月下美丽的竹柏倒影，可谓钩魂摄魄，精练得无以复加。

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！”作者连发二问，却用不着作答。寥寥数笔，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断。叙事简净，写景如绘，而抒情即寓

于叙事、写景之中。叙事、写景、抒情，又都集中于写人；写人，又突出一点：“闲”。月色常有，竹柏亦常有，但像我们这样赏月的“闲人”却不可多得啊！寥寥数语，感慨深长。它包孕着作者宦海浮沉的悲凉之感和由此领悟到的人生哲理，在痛苦中又得到某种慰藉的余甘。试想，一个被抛出喧嚣的功名利禄之场的“闲人”却能有“闲情”来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景色，这是有幸呢，还是不幸呢？看来作者是以“闲人”自居，也是以“闲人”自傲的。当时他虽有微官在身，却有名无实，“闲人”二字，也许不无牢骚吧？但他自宽自慰，从官场仕途的失意者，变为大自然的骄子，他投身于自然的怀抱，在大自然的抚慰中治愈政治斗争的创伤，从大自然的神奇秀美中获得精神的复苏和心境的安宁。他发现自然美，吟咏自然美，同时也在发现自己，吟咏自己。美学中所谓“物我同一”的境界，在苏轼这类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。

“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！”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，诚然有自豪和自慰的意味，但较多的还是惆怅和悲凉。世间如此孤寂者又有几人呢？被罪之人，谪居的境遇，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。虽然作者情怀豁达，尽力在排遣内心的苦闷，但消极的情绪还是无可奈何地流露出来。

译文：
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我脱了衣服，打算睡觉，这时月光照进门里，（十分美好）我高兴地起来走到户外。想到没有人与我同乐，于是（我）前往承天寺寻找张怀民。怀民也没有睡，我们便一起在庭院中散步。月光照在庭院中，如清水一般清明澄澈，竹子和柏树的影子，就像水中的水藻、荇菜纵横交错。哪一个夜晚没有月光？（又有）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？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。